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3.030

特洛伊战争对古希腊体育的影响研究^①

黄鑫¹, 刘铁芳²

(1. 湖南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2.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特洛伊战争的获胜使得古希腊社会的所有价值观念得以确立, 引发了古希腊人对“力”与“身体”的觉醒。竞争精神催生了体育赛会的诞生, 英雄崇拜激励个体追求卓越, 战争创造了人类社会秩序, 而社会秩序又以“公平竞争”的体育赛会形式得以体现和维护。伴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 古希腊体育以独立的文化姿态进入城邦公共生活, 并最终发展成西方竞技体育源头的奥林匹克赛会, 成就了古希腊体育的最高理想。

关键词:特洛伊战争; 古希腊体育; 体育成型; 意义扩展

中图分类号:K125 G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3-0176-05

The Influence of the Troy War over Ancient Greek Sports

HUANG Xin¹ & LIU Tie-fang²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victory of the Troy War helped the ancient Greece to set up all the values of the Greek society, and awakened the Greek to “strength” and “body”. The spirit of competition led to the birth of the sports events, heroes worshipped motivated the individual to pursue excellence, and the war created a social order of human being, while the social order was manifested and kept by the sport events in the form of “fair competition”. With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 state, the ancient Greek sports became a part of public life of city – state in the form of independent culture, developed into the source of competitive sport events in the West, i. e. the Olympic Games, and finally achieved the highest ideal of ancient Greek sports.

Key words: The Troy War; ancient Greek sports; sports formation; meaning extension

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使希腊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战争, 自由的信念开始萌芽, 人们开始独立思考, 思想得以产生并创造了秩序。战争也使体育运动得以繁荣和发展, 并上升为古希腊人对于生活的思考和生存的意义。在日常的生活中, 在对外征服的戎马生涯中, 人们觉察到身体的重要, 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和精力的宣泄, 而是健康的状态、一种生命力, 一种和谐与美。战争改变了社会, 也提炼和挖掘了体育并使之形成独立的文化形态, 伴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进入到人们的公共生活之中。

1 古希腊体育源起

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古希腊, 出现了类似于体育形式和内容的祭祀活动。在克诺索斯宫廷壁画中, 描绘了几个青年人从奔跑的公牛背上飞身而过的图景, 这是现代人眼中的体操跳马动作, 而在克里

① 收稿日期: 2014-05-14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11YBB098)

作者简介: 黄鑫(1974-), 女, 湖南娄底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体育哲学研究。

特时期的米诺斯人看来,这是一种神圣的公共祭祀仪式,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带有体育意味的宗教祭祀仪式^{[1]29}。

米诺斯文明时期出土的刻花黄金印章戒指上,展现的是 4 位年轻女性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膜拜女神的祭祀画面,说明舞蹈在这一时期就已产生。壁画“年轻的渔夫”表现的是克里特岛上的一位少年双手拎鱼的形态,年轻的渔夫身型健美,拥有一副运动员的体魄和良好的力量素质。表现米诺斯体育运动的另外一幅壁画是关于拳击项目,两位个头敦实的男孩仅着护体小短裤相互攻击。还有一个锥形兽角杯残片上雕刻着一位挥拳的年轻人和一位在跳跃或奔跑的年轻人。尽管在已有出土的物质遗迹中没有发现表现狩猎时的其他画面,但是,根据生活经验推测,狩猎时可能同时出现的运动项目还有投掷标枪、石块、射箭等体育项目的原始胚胎。综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米诺斯文明时期已经拥有类似于现代的田径、游泳、体操、拳击、舞蹈等运动项目的原始形态,运动者接受了较为系统和专门的训练,运动技能高超。或许我们可以猜想这些体育运动就是远古的希腊祖先社会生存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运动如赛跑、拳击演变成为有史记载的体育比赛项目,而有些运动随着社会的进程逐渐消失。

与米诺斯时期相比,迈锡尼时期的体育与狩猎、战争紧密相连。在迈锡尼时代出土的瓶饰画、壁画、印章指环等物品中,有很多反映运动、狩猎、驾驶战车的场面。一把从迈锡尼后期竖穴墓出土的青铜短剑,短剑上雕刻着的图案是 4 位猎人手拿标枪或蹲或站开枪射向狮子。壁画“伯罗普斯和拉尔达弥亚驾马车离去”描述的是两轮战车竞赛奔跑的场面。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壁画、瓶画等画面更多的出现了两轮战车、射箭、武士等素材,出土实物中有青铜短剑、武士盔甲等,甚至出土泥板中的一些文字详细记录了“桨手”和“(海岸)哨兵”的行程^{[1]230}。这都表明迈锡尼时代是一个战争充斥着生活的年代。由于体育与战争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关系,故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随着战争和生活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一些身体活动如投掷标枪、奔跑、两轮战车、拳击、投掷石头等逐渐成为后来体育赛会的项目之一。这些运动一方面为日常生活(如狩猎获取食物)服务,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或侵占他国领土的战争服务。

纵观古希腊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历史,通过考古挖掘的瓶饰画、壁画、印章指环等实物考证,祭祀、耕种、畜牧、狩猎、捕鱼、航海、战争,这些原始人类生活内容的全部,构成了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初始形态。

2 特洛伊战争直接引发对“力”和“身体”的觉醒

公元前 12 世纪左右,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爆发,尽管特洛伊战争的真实起因存在着商业竞争说、争夺霸权说、转嫁危机说、复仇报怨说等,但究其实质,希腊联军的目的就是去特洛伊抢夺财富和女人^[2]。在当时的社会习俗中,劫掠并不是现代语境中所指的犯罪行为,而是一件荣光的,只有英雄才能完成的壮举。即便是到公元前 4 世纪末,亚里士多德还把海盗劫掠与农作、游牧、海捞和狩猎并列为人类 5 种基本谋生方式之一^{[3]5}。事实上后世还流传着很多掠夺女人和财富的英雄传说,这些传说最终演变成英雄崇拜受后世希腊人的敬仰和推崇。从本质上来说,特洛伊战争就是发生在古代地中海上的一次大规模劫掠行动,参与远征的希腊人是英雄与勇敢者,值得纪念与肯定。

这种观念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以掠夺为荣的习俗,崇武尚勇在“英雄”与“强盗”的身上均被视为美德,后来逐渐成为荷马社会中盛行的价值判断,武力、体魄、胆略、勇气、刚健、冒险、征服等大无畏的雄弘行为也成为荷马史诗中弘扬的主旋律^{[4]203}。史诗中的英雄每一个都天生神力、技艺不凡,都拥有强健的完美体魄和无畏的战斗精神。阿喀琉斯有一杆众人都使不动的长枪和令人惧怕的神力。而奥德修斯击败了所有追求他妻子佩涅洛佩的竞争对手,也是因为他拥有众人都无力张开大弓的力量。于是,体育在增强体力和战斗力的巨大作用在特洛伊战争中得到凸显,人们在关乎性命和生存的决斗中觉醒到力量和身体所蕴含的能量。特洛伊战争的胜利,使希腊的民族更加意识到力量和身体重要,这种对力和身体的觉醒在社会生活中也得到最直接的证明,荷马时代所有男性的行为准则都和战争有关,荷马史诗中采用古希腊形容词 agathos(意为“好”)修饰男性,特指战斗或运动中所展现的勇气和技巧^{[1]73}。在战争

和对抗中的获胜,不仅仅赢得了财富和地位,更能在社会中获得荣誉和尊重。就是这种最原始的“尚力”的张扬和对“身体”的极大推崇中,体育在荷马社会中形成一种风尚并影响深远,推动身体文化逐步向独立的体育文化形态方面发展^[5]。

3 竞争精神催生了体育赛会的诞生

战争的野蛮和残忍使得古希腊人从小就受到“永远做最好”思想灌输,史诗中的英雄个个易怒残暴,争强好胜,他们在夸耀自己或他人时总会说“跑步无人能及”,或者说“是最杰出的弓箭手”。竞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赢得 *timē*(意为“荣誉、尊重”),荣誉和尊重就意味着公众对自己技能和成就的认可。这种特别具有竞争性的社会称为“竞技式”(agonistic)社会。*Agonistic*一词起源于希腊语 *agōn*(意为“争斗、比赛”),竞技式的社会是一个争斗和比赛的社会,整个社会充满竞争和获胜的欲望,后来也被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为“赛会时代”。

古希腊人的竞争精神沿袭了特洛伊战场上的好胜精神和比赛方式,无处不在的战争强化着人们的记忆,在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中,逐渐内化出一种特性——竞争性,这种特性表现在荷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也作用在体育领域中。荷马社会逐渐形成的一种质朴的平等和自由观念为这种竞争精神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并在竞赛过程中形成了体现公正平等的竞赛规则,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得以严格的执行。公正平等的竞赛规则、严格规范的裁判执法,促使体育竞赛深受社会认可和关注,人们也凭借着在体育赛会上的表现来显示自己的优秀和超群,这种行为准则迅速在荷马社会生活中得到体现和蔓延。早期局限在王族和贵族的小范围内的体育比赛,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拥有了赛会的特征。不过,那时的体育赛会还只是少部分男性统治者的偶然活动,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常规性赛事。随着体育赛会的发展,赛会种类的增加和赛会规模的扩大,体育赛会不仅成为公民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一种形式,而且还承载了包括宗教活动和教育在内的更多的社会功能。到古风时代,体育赛会真正成为一项全体公民能够参加的带有普遍性的活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正如布克哈特所言:“在整个古代世界,希腊人的赛会在宗教崇拜活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所有这些导致了整个希腊生活被竞赛的习惯所占据。”^{[6]228}。体育赛会的形成和确立,特别是以古希腊奥运会为代表的一系列赛会的举行,标志着古希腊体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出现在古希腊历史的舞台。

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文明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竞赛活动或竞争行为,但是只有希腊人把竞赛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由此而衍生出一种“竞争精神”和一种完整系统的“体育赛会”。这种独一无二的形式为整个希腊民族注入了一种活力和动力,为希腊文明创造了一种具体可感的形式。在战争中形成并备受推崇的竞争精神,在希腊社会中以“体育赛会”这种全新的形式得到延续和贯彻,并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尺度影响和作用在社会活动中,使人类的本性和欲望完全彻底地得到解放。于是,竞争精神成就了竞技体育的最高价值,也标志着希腊体育的真正形成和确立^{[4]180}。

4 英雄崇拜是激励个体追求卓越的动力

特洛伊战争后的450年间,古希腊陷入一个真正黑暗的时代,受战争的影响,对英雄的崇拜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一个无法泯灭的情结。英雄的神力和智慧,勇敢和坚毅,以及战无不胜的超人本领,是现实生活中普通人所渴望却无法拥有的。这种淳朴的社会观念诉求着一种感性的情怀,那就是对人现实生活的肯定,对生命的敬畏和命运的感悟。具体来说便是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和对生命尊严的肯定,人性的弱点反而使得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真实。卡莱尔说古希腊的英雄是民众的领袖,是人类社会广义的创造者,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起到规范和塑造的引领作用^{[7]1}。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凭借个体的智慧与才能、勇敢坚毅的品质,在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力挽狂澜,这可以从《荷马史诗》中对阿喀琉斯描述中得以体现。

首先,英雄阿喀琉斯是一位勇猛异常的武将,半人半神的高贵血统使他拥有刀枪不入的好本领,他的长矛“阿凯亚人都举不起它,只有阿喀琉斯能把它挥动”^{[8]234-236}。其次,阿喀琉斯作为英雄的一个重

要品格表现在他对自身生死命运的选择上。神谕预言阿喀琉斯要么拥有长寿平静的一生,要么战死沙场却荣耀一生。阿喀琉斯选择了短暂的一生和永远的荣誉。在特洛伊战争中他是最耀眼的英雄和战士,他率领着部下在攻克特洛伊的战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又在残酷的对战中杀死了特洛伊的首领赫克托耳。他知道自己注定短命,知道自己的死会紧随着赫克托耳,但还是在一种高贵的平静中面对死亡。第三,英雄的另一重要品格是对荣誉与个人价值的追求。阿喀琉斯对于捍卫自己的价值和荣誉远比为整个希腊赢得战争更重要,尽管他热爱同胞和战友。在与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因为战利品——一个女奴的分配问题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执,他毅然退出了战斗并直接导致希腊联军战场上的失利;当他挚友帕特洛克斯被特洛伊大王子赫克托耳杀死,他又参战并残暴杀敌,甚至在对决杀死赫克托耳后残忍地把其尸体拴在马后绕帕特洛克斯的坟墓每天跑三圈。血腥的战场成为英雄们展示自我品质、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舞台,杀戮和掠夺成就的是个人的勇敢、智慧及超凡的技艺。造就其英雄丰功伟绩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而是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英雄所追求的就是 aretê(卓越)。也就是说,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之间的竞争并不只是为了一位女人,而是希腊社会中的最高准绳 aretê——它贯穿于希腊人的生活之中^{[9]73-74}。

荷马社会并不要求英雄是社会道德的楷模,他们在生活中的意义就是作为一种人类的典范引导个体追求卓越,即扩展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又因英雄个体的卓越激励他人成就卓越的可能。英雄身上所表现的理想主义主要在于他是对力量与勇气的敬佩,是对积极生活的肯定,是对生命力的讴歌,是对人性的肯定和关爱。在这样的社会中,英雄的终极价值就是要一直做最好的,去超越他人。特洛伊战争中酝酿形成的这种观念在荷马社会中建立,并作为一种生活准则作用并影响着希腊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极力推崇力量与胜利的体育运动,则把这种准则具体到社会生活中,英雄崇拜就成为力量崇拜和胜利崇拜的一种显现,在个体、社会与终极三个层次中得到体现和发展^[10]。英雄的卓越就把古希腊人对力量的追求与对生命意义的关怀相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的,追求生命意义的普适性价值,使得古希腊人在生活中不断提高身心的能力,达到人性的卓越和完美。

5 战争创造人类社会秩序,体育落实和维护社会秩序

秩序的含义是有条理或有组织,它与无序相对立,与混沌相映照^[10]。宙斯在神的世界中拥有王者的至高地位,是他率领奥林波斯诸神战胜了以他父亲克罗诺斯为首的提坦神,通过战争的手段而获得,由此一个等级化、有秩序、有组织的新的神界得以确立^{[11]230}。宙斯在对神的统治中并不是以消灭对手为唯一目的,而是建立高低有序的神界秩序,使无序的世界得以有序^[12]。特洛伊战争的实质归根溯源来说是诸神推给人类的战争,其目的是为了规避神界王权的世代替代。宙斯主导并影响着人类的这场战争,并在人类社会中同样确立了秩序。从而在人类的观念世界中,以“宙斯”为代表的奥林波斯诸神是产生和维护秩序的象征,人类社会秩序的源头就在这里。

人类自然秩序通过这场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得以产生,而体育赛会则在现实生活中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了自然秩序。究其本质,体育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源于人类竞争天性的战争。激烈的体育竞赛促成了体育赛会规则的形成,而这种赛会规则作用到人类社会,便以一种有形的内在法则表现出来,成为社会秩序确立的直接根源。荷马社会时期古希腊体育赛会的形成和演变,也正暗含着荷马社会中自然秩序的确立和发展。体育赛会中对规则和秩序所体现出的尊重和维护,反过来也作用和维护着秩序在公共社会中的运行。这一时期古希腊体育所呈现的,就是由混沌走向秩序的过程。从迈锡尼世界的晚期至古奥运会的正式举办,古希腊体育的这一发展过程至少酝酿和持续了好几百年。

荷马时期中的社会秩序,在体育赛会中以“公平竞争”的形式得以体现。公平是指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在尊重竞赛规则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天赋与实力,靠自然的体能来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但又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类立法。它根除了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血缘机制,为体育赛会的公平竞争开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典范的“公平竞争”,又以一种精神的力量反作用于后来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平竞争的理念在社会中深入人心,备受推崇,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它是

保障竞技比赛得以有序进行的基石,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公平竞争成为希腊各民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标杆和方向^{[4]98-103}。它不仅是个体行为正当、合理的尺度和参照,也是衡量社会正义、和谐、合理的尺度和参照。

宙斯主导着神界和人类的战争,促使神灵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有序和延续。又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人类的体育活动,确切的说,就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从天上回到人间,使神的秩序在人间得到落实、维护和发展。实质上,荷马史诗在开篇阿喀琉斯的愤怒中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蕴含着深意,即宇宙存在一种秩序,它是自然天成的。人类社会行为的正当、合理,必须依赖和遵循这一秩序,用秩序来引导和规范自己的行动和事务,因为统率和支配这一秩序的是神王宙斯。古希腊人的神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又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具体可感的体育活动确立了人类行为准则规范。在公元前12~8世纪这一转折时期,前承迈锡尼文明,后启古希腊辉煌,在短短的450年间,使得古希腊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并奠定了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础。

6 结语

特洛伊战争促使体育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诞生,伴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进入城邦公共生活。特洛伊战争之前,古希腊体育随着人类劳动、宗教、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与人类生活同根共体,是人类生活的内容和实践形式。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发酵、催生和确立了古希腊社会的价值和准则。战争使个体和社会觉悟到“力”与“身体”的重要,战争的残酷竞争性在日常生活中衍生成一种赛会精神,并直接促成体育赛会的产生,力量崇拜、英雄崇拜、竞技比赛在古老的人类社会中空前高涨。从此,军事与体育的紧密结合便走向真正的开始^{[4]114-161}。到公元前8世纪,随着城邦的形成,大殖民运动和邦际间的交往加剧,宗教习俗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驱动力,使得体育赛会特别是古奥运会形成并迅速发展。古希腊体育随着城邦的形成进入公共生活,从日常生活的事件提升为城邦的公共事件。作为城邦公共生活的有机部分,体育运动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确立了其在城邦中的位置,不再附庸于宗教与战争。体育赛会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身心合一的内在德性追求,使古希腊城邦诉求一种全面的体育形态,成就了古希腊体育的最高理想。体育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存在渗透进了人的生活本身,它们不仅仅是生活的内容,同样是生活的意义。或许这正是古希腊体育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 [1] 波默罗伊. 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M]. 周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 [2] 徐松岩. 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J]. 世界历史,2002(2):71-82.
- [3]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谢德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4] 李力研. 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 [5] 马振磊. 中西方体育文化比较研究[J]. 河北学刊,2014(4):168-170.
- [6] 雅各布·布克哈特.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M]. 王大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7] 托马斯·卡莱尔. 论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M]. 周祖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8] 晏绍祥. 荷马社会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 [9] 基托著. 希腊人[M]. 徐卫翔,黄韬,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10] 樊杰. 体育作为教化之源——古希腊体育的教化意义[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 [11] 让·皮埃尔·韦尔南.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M]. 杜小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12] 梁中桂. 《众神飞临希腊诸神的起源》中的战争故事[J]. 西北民族研究,2009(1):101-117.

(责任编辑 王小飞)